

分离的动力: 危机、过渡和个人发展

皮埃尔-塔普¹

我要感谢JEFET小组和Richard

Cloutier教授邀请我参加你们关于

"父母分离: 对谁有好处, 对谁有损失? 我必须说明, 从专业角度来说, 我不是婚姻分居或离婚方面的专家。但另一方面, 我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切身的体会, 因为我已经离婚十三年多了, 在51岁的时候, 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在25到30岁之间。

人们也许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些矛盾情况的例子。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 在他第二次婚姻之后, 他的前妻嫁给了他第二任妻子的前夫。这两对夫妇是很好的朋友, 相处得很好!但是, 正如Cloutier、Filion和Timmermans²

提醒我们的那样, 分居和离婚往往会给父母双方的成员以及(或特别是)孩子带来严重的困难。

在保密方面我就不说了, 只说那些对我的目的有用的。

分居和离婚造成的困难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魁北克通讯社(你们的公民关系和移民部)出版的小册子³

。在这份有趣的文件的封面上, 有一个关于离婚的象征性表述: 父亲走上自动扶梯, 看着远方; 母亲走下自动扶梯, 看着她面前的女儿; 女儿已经走下来, 直视前方。

¹ 图卢兹Le Mirail大学教授, 发展与健康社会心理学实验室主任。

² Cloutier, R., Filion L. & Timmermans, H. (2001) *Les parents se séparent. 为了更好地度过危机并帮助他的孩子*。蒙特利尔大学圣朱斯廷医院。

³ 分居和离婚"指南可在互联网上找到: www.comm-qc.gouv.qc.ca/guides_divorce.html。

还应注意的是，这种报道自然强调了对信息的需求，但也希望鼓励理性："你需要知道什么"。封面也很自然地强调了对信息的需求，但也想促进理性："你需要知道什么"，"只要想想就好了"：应该，知道，思考.....而非理性的方面显然存在于危机、分居和离婚的生活方式中。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个图像也清楚地表明了统计数字所说的：最经常保留孩子的是母亲。父亲更有可能视而不见，隔开他的探视权...。与以前的家庭状况相比，离婚更经常使母亲处于经济上的不利地位。父亲上升，母亲下降（？）这只是统计学上的真实情况。

在上述文件的前言中，首先强调了夫妇在分居时经历的

"强烈的情感"，特别是当夫妇有孩子时。"家庭重组的影响往往在心理、情感、身体、社会和经济层面造成破坏。然后强调了资源、法律和财政援助的重要性。魁北克通讯》文件中提到了三种同样必要的资源：社会心理资源（3页）、法律资源（34页）以及金融和财政资源（10页）。但值得注意的是，为这些类型的资源各自保留的页面数量不成比例。诚然，基于治疗、互助和支持三部曲的社会心理资源，引入了所经历的情况和个人及关系特点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很难呈现和管理。

然而，思考离婚的收益和损失意味着要分析相关人员：父亲、母亲和孩子如何管理他们的资源，如何从支持和保护中受益，以及如何对限制因素作出反应并承担或不承担风险。但儿童很少有发言权，尽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最脆弱的。

然而，财政资源和儿童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商榷。例如，加拿大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表明，"父母的做法比收入更重要"。作者⁴

，考虑了用于确定家庭收入、父母资源、社区资源和家庭特征的各种因素。他们将这些因素与脆弱性指数⁵

。他们发现，无效的养育方式是迄今为止影响所有年龄组儿童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收入对⁶

⁴加拿大社会发展委员会的David Ross、Paul Roberts和Katherine Scott。

⁵这些指数是基于健康、行为、情绪问题和学习成绩。

岁以下儿童的脆弱性有更明显的影响。它对6至11岁儿童的脆弱性没有影响。考虑到广泛的情况，作者发现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儿童并不比双亲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展问题。总的来说，巨大的差异归因于一小部分来自单亲家庭的儿童。研究人员还发现，脆弱性和收入之间的统计联系很弱，"鉴于单亲家庭之间缺乏收入差异：事实上，大多数单亲家庭的收入非常低"⁶

与离婚有关的网站往往是由有困难（经济和/或关系上）的父亲创建的⁷

，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的前妻决定搬到旺季。她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白马王子。夫人收拾好行李，带着卡桑德拉和塞巴斯蒂安（我们的两个孩子），与大家告别。我当时很愤怒，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知道这样把他们带走，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见到他们了。我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旅行，我的前妻保留了我们刚买的新车，我还在为她的信贷（和其他三个人）付款。我问我的前妻（通过电话），在我完成偿还贷款时，是否有可能让我保留孩子。几天后，我收到了我前夫的一封信和他的律师的另一封信，威胁说如果我不在假期结束时归还孩子，就要起诉我！"*⁸

。

*"我们怎么会把父亲的概念降低到比母亲更不重要的地位？我们是如何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的：母亲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用她选择的任何其他父亲取代她孩子的生身父亲，甚至将父亲从她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消除？"*⁹

但我们不能忘记被迫组织单亲家庭的母亲的处境，她们面临着多重困难：经济、行政、关系和心理。在法国和魁北克，对单亲家庭状况的演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在法国，1999年Insee人口普查调查¹⁰

，分析了单亲家庭的增加，但也分析了单身人数的增加："总的来说，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独

⁶<http://www.hrdc-drhc.gc.ca>

⁷参照特别是协会SOS Papa: <http://www.sospapa.net>; 或SOS Divorce: <http://www.sos-divorce.org>

⁸ 网上离婚: <http://perso.wanadoo.fr/pcsb/>

⁹<http://www.geocities.com/childrenanddivorce/f/>

¹⁰见《世界报》050701的报道。<http://www.lemonde.fr/article/0,5987,3226--205396-,00.html>。

居（440万，300万），但这种差异正在减少，并因年龄而异：在30至50岁之间，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处于这种情况，因为在离婚或分居后，85%的情况下女性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另一方面，从50岁开始，女性人数超过男性，因为她们的寿命更长。女性的社会类别越高，其独居的可能性就越大：21%的女性管理人员独居。对于男性来说，社会类别之间的差距较小。

单亲家庭正在

"强劲

"增长，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22%。然而，这种增长有放缓的趋势：在1982年和1990年之间，它已达到40%。" *离婚和分居急剧上升的影响已经被吸收了，它们仍在增加，但速度较慢，* "INSEE人口学部门负责人Guy

Desplanques解释说。有175万个单亲家庭，其中13%的15岁以下儿童是在这些家庭中长大的（1990年为9%）。这些家庭中有88%的户主是女性--

她们最常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并且在分居或离婚后返回家庭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魁北克单亲和重组家庭协会联合会（FAFMRQ）：指出，面对他们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心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单亲和混合家庭感到有必要表现出团结。这就是魁北克省众多协会产生的原因。今天，FAFMRQ包括来自魁北克所有地区的近60个协会。¹¹

拉瓦尔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组织（RFMRL）则为分居、离婚或经历婚姻困难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途径，无论是否有孩子。其目的是给这些人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评估他们的分离，并培养态度和行为，使他们能够重新组织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该协会还提供了一个家庭教育计划，这次是为那些希望了解分离对其子女的影响和后果的男性和女性提供的。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帮助他们适应新的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它应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的孩子度过因家庭单位解体而引起的巨大变化。¹²

¹¹<http://www.cam.org/~fafmrq/>。

¹²<http://w2.lavalnet.qc.ca/rfmrl/>

在《1999年贫困概况》中，全国福利理事会¹³

，分析了贫困与单身妇女和单亲家庭状况之间的关系。"1999年，总共有490万加拿大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大量单亲家庭的存在并不是一个新现象。1941年，加拿大以单身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比例为9%，1981年为9.3%。但这些几乎相同的百分比隐藏了一个重要的发展。1941年，几乎所有的单身母亲都是寡妇。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年轻丈夫因病或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以单身母亲为户主的家庭比例下降到1961年的6.6%。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婚姻分离和婚外生育导致单亲家庭的数量持续增加。到1986年，以单身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比例已上升到10.4%，细分如下。这些妇女中58%分居或离婚，27%丧偶，15%单身。

分居和个人发展

分居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制度进程（婚姻和父母分居-

离婚）。当然，婚姻分居和离婚已经成为社会的事实。因此，我们决不能轻视导致其今天大规模增长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原因。讨论每个人在其一生中发展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并不意味着通过否认经济和社会原因而将离婚

"心理化"。相反，这是一个分析个人原因如何衔接的问题，或者更好的是，与集体原因的相互结构⁴

：行政、财政、法律。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公共服务难以考虑到这些个人方面的问题，并希望将自己限制在行政、财务和法律服务上，以权利和可能性管理为基础。然后将个人方面的问题提交给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有时，这种转介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转介...

¹³<http://www.ncwcnbes.net>

...从旁协助。这个人不得

"生病", 但需要支持: 经济和社会支持, 但也需要情感和精神支持。同理心应该是

"世界上最好的分享" ¹⁵, 不仅对于关系专家, 而且对于所有与"公众

"接触的人, 这些人可能觉得需要对话, 需要在管理他们的问题时得到帮助, 也需要努力控制或引导这些问题所引起的情绪。

然后, 我们必须问自己, 我们每个人从小经历的分离和冲突是否对我们今天处理危机、婚姻分离和离婚的方式有影响(个人和集体)。这意味着要分析一生中经历的分离的存在和影响, 还要分析它们在每个人的个人发展中的功能, 在认知、情感 and 关系层面, 与行为和态度有关, 从这些行为和态度出发, 通过自己的风格, 对情况作出反应, 特别是那些引发压力、羞辱感和排斥的情况, 以及与他人互动, 既合作又激动和敌对的方式。因此, 我将简要地谈一谈座谈会的问题, 问一问人在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的分离情况下, 所获得的收益或损失是什么?

首先要说明的是。人并不局限于他或她的客观或客观的特征。正如哈贝马斯所展示的¹⁶

, 人必然是三个系统的一部分: 客观的、主观的和规范的。在个人、婚姻、家庭或更广泛的社会危机时, 这三个系统往往会相互分离、相互对立, 或者相反, 虚假地合并。客观的事实是以主观和规范的方式来解释的: 因此, 对收益和损失、风险和保护的评价, 将根据每个主角对生活事实所赋予的意义来进行。这些事实将根据主观的解释, 也根据主体所采用的或多

¹⁴ 参见Baubion-Broye, A., Malrieu, P. & Tap, P. (1987) L'interstructuration du sujet et des institutions. *Bulletin de psychologie*, Tome XL, n° 379, 435-447; 另参见Tap, P. (1988) *La Société Pygmalion. Intégration sociale et réalisation de la personne*, 巴黎, Dunod (第四章: l'interstructuration du sujet et des institutions)。

¹⁵ 笛卡尔声称

"常识是世界上最广泛共享的东西": 对于常识或同理心来说, 这可能都不是真的, 但扩展它们将使每个人都受益

¹⁶ Habermas J., (1987)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Fayard, 2卷。特别是见第二卷。

取而代之的是工具性和意向性的理性(具有狭隘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目的的战略行动), 哈贝马斯用交流性的理性来代替, 通过这种理性, 我把世界看作一个伙伴。通过互动和语言, 讨论促进了相互理解, 更新了社会共识。往往是夫妻关系中这种沟通行动的缺失或弱化导致了破裂和分离。从哈贝马斯那里, 还可以看到: 《道德与沟通》, 杜塞尔夫编辑, 2001年或《法律与民主》(entre faits et normes)。Gallimard, 1997.

或至少有意识的意义系统和文化参考（规范和价值）而被导向、扭曲、捕捉或拒绝；捍卫自己权利的斗争将取决于性别、社会地位和经济手段等，但也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取决于与他人或与其他人的交流方式。处理困难情况的策略不仅取决于知识和技能。它们还取决于*存在的权力和做事的权力*，也取决于*成为的权力*，取决于制定项目和努力实现项目的能力。

M. C. Saint-Jacques和C. Parent的《*重组家庭*》一书。¹⁷以及R. Cloutier, L. Fillion和H. Timmermans关于*Les parents se séparent*的书。Cloutier, L. Fillion和H. Timmermans关于*Les parents se séparent...*¹⁸

，清楚地表明在父母危机中必要的适应的重要性。对父母和孩子来说，“一个人不会重塑自己的生活，而是继续自己的生活

”这一说法与以下事实有关：个人身份（我是什么）必然意味着赋予分离和冲突以意义，有时甚至是价值：它们迫使我们建立或恢复一条个人“道路”，一条“行程”。但这种有点“制造”的自我历史连续性并不是在灿烂的孤立中实现的。我需要沟通，需要建立联系，需要爱，也需要被爱，需要在别人的特点（态度、信仰、项目等）中认识别人，也需要在自己的特点中被认识。离婚者可能会改变配偶，他或她也可能改变职业、地区或选举国家等，他或她也可能想改变自己的身份。离婚者可能会改变配偶，他或她可能会改变职业、地区或选举国家等，但他或她也可能想改变自己的身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搬家是离异父母经常发动的奇怪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武器。然而，*身份意味着锚定（身份领地）和依恋（亲情和友谊的网络）*。任何冲突都会使人们更难找到*最佳的距离*（既不会太近也不会太远），Shopenhauer通过豪猪的寓言故事唤起了人们的兴趣¹⁹

¹⁷ Saint-Jacques, M. C. & Parent, C. (2002) *La famille recomposée: Une famille composée sur un air différent*, Montreal, Quebec, ed. de l'Hôpital Sainte-Justine (CHU Mare - enfant).

¹⁸ Cloutier, R., Fillion L. & Timmermans, H. (2001) *Les parents se séparent. 为了更好地度过危机并帮助他的孩子*。蒙特利尔大学圣朱斯廷医院。

¹⁹

处于冬季的豪猪试图接近对方，但它们遭受的伤害或咬伤迫使它们远离并面对寒冷（和孤独！）。他们再次靠近.....以此类推，直到他们找到合适的距离.....最佳！”。

。孩子和父母一样，需要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离婚后，在单亲家庭或混合家庭的背景下，每个人都需要*继续做他或她，以及成为他或她渴望成为的人*。但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中的干扰？最常见的方法是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将破裂转化为过渡*。

过渡、交易和复原力

*过渡*这个词经常被当作*变化的简单同义词*来使用。但它意味着某种变化，在一个旅程的延续性。源于拉丁语*transire*（死亡），过渡期最早与痛苦有关，即从生到死的过程。今天，促进过渡意味着，幸运的是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避免断裂，以一种更持续和灵活的方式管理危机，保持联系，同时转变关系，赋予它另一种意义。这不是理解共同抚养关系的方式吗？

"有共同子女的前配偶在分手后应在多大程度上合作？²⁰这就是矛盾之处：分手使婚姻关系结束，但并没有消除父母的角色：我们是终身的父亲或母亲，"孩子不会分离"。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下去，但改变关系的类型*，保持一种纽带，但这种纽带不再基于前配偶的爱或性行为。"共同抚养孩子的挑战是在夫妻关系之外的基础上，在前配偶之间发展一种功能性的支持关系，尽量减少敌意和担忧的表达，因为它们不利于适应"²¹

。因此，如果把共同养育视为从A状态（过去到离婚）到B状态（单亲身份或重新组合或孤独）的运动和通道（过程），那么共同养育可以促进过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在进行交易以改善沟通和组织效率的情况下，过渡才有可能：*任何交易都需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²²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前配偶及其子女在管理变化和促进过渡的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看到，大量来自单亲家庭的儿童似乎并没有因为新的生活环境或新的生活条件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²⁰ Cloutier, R. (2001) La coparentalité in Cloutier, Filion and Timmermans *Les parents se séparent... op. cit.* pp.

²¹ Cloutier, 同上，第86页。

²²

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共同养育孩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它包括将工具性和意向性的理由（效率、合理性等）与交流性的理由（良好的友谊、相互交谈、低敌意等）衔接起来。四位家长中只有一位做出了这种衔接的努力。

为了解释这种明显的低脆弱性，人们使用了复原力的概念²³

。这一概念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但需要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借鉴该术语的拉丁文起源，提出两个定义。

- 弹性首先是能够抵消冲击的影响（参见*resilientia* = *resilition*, *cancellation*）：因此，"坚持"一词与弹性有关。有时否认（事实或情况的现实）是有用的。我们可以说，通过否认或疏远来"坚持"是一种流动的过渡：断裂没有被体验到；冲突没有被察觉，或者即使被察觉，也没有破坏人的稳定。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坚持"所涉及的保留可能导致内部困难，或者这些困难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磨损而逐渐推迟。
- 但人们使用了复原力的第二个定义（与动词*resilire*相联系），更乐观？更现实？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渡：分手及其影响没有被否认，但这个人将"回到斜坡上"，与抑郁或敌意作斗争，回到正轨，"从正确的地方重新开始"，等等。

正如Vanistendael所指出的²⁴，复原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成功的能力，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积极地生活和发展，尽管压力或逆境通常带有负面结果的严重风险"有关。

²³ 关于复原力见Cyrulnik, B. (1999) *Un merveilleux malheur*. 巴黎, O.雅各布编辑; Cyrulnik, B. (1998) (编辑) *Ces enfants qui tiennent le coup*. 马赛, 《人类与视角》。Vinay, A., Esparbès-Pistre, S. and Tap, P. (2000) *Attachement et stratégies de coping chez l'individu résilient*.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ducation Familiale*, 4,n°1, 9-36 ; Haggerty R. J., Sherrod, L. R. , Garmezy, N. et.Rutter M. (1996) *Stress,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能力从何而来，或者反过来说，对困难情况的脆弱性从何而来？这种"成为的关键

"是否可以在过去、基因或气质中找到？此外，爱的困难是否来自于我们的童年？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以及对这种依恋的体验和反应方式，会不会是导致孩子在爱和处理与他人（兄弟姐妹、配偶、子女、上级或下级等）关系方面出现困难的原因？但我们能限制对母亲的依恋吗？

那父亲呢？我们今天谈论的社会纽带的多样性及其"松动

"又是怎么回事？'保留'关系的难度如何？

依恋：从安全的锚定到授权的探索²⁵

在危急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不管他或她的年龄如何，都需要有固定的区域²⁶，固定的区域²⁷。区域的概念在此明确指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由的空间，有自己的领地，以促进身份的稳定和满足。然而，身份的空间化是直接与他人相关的。是他人构成了我的锚定空间，因此也是我的依恋空间。但正如温尼科特正确地表明²⁸

，主要的挑战将是儿童接受与母亲分离的能力，首先是通过使用过渡性物品（依恋人物存在的替代品）²⁹

，然后是过渡性的、个人内的（心理或行为）、人际的，甚至是更广泛的文化和文化间的空

interventio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多作者显示了适用于儿童和成人的无懈可击的虚幻性质。每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²⁴ Vanistendael, S. (1998) *成为的关键：复原力*。城堡瓦隆的Les Vendredis。国际天主教儿童局，日内瓦 p.9

²⁵ 更多细节，见Tap, P. and Vinay, A. (2000) *Dynamique des relations familiales et développement personnel à l'adolescence* in J.P. Pourtois and H. Desmet *Le parent éducateur*, Paris, PUF; Vinay, A., Esparbès-Pistre, S. and Tap, P. (2000) op. cit.

²⁶ Lemay, M. (1998) 抗拒：情感和家庭决定因素的作用。在B.Cyrulnik (ed.) *Ces enfants qui tiennent le coup*, 27-43.Marseille, Hommes et perspectives.

²⁷ Baubion-Broye, A., Malrieu, P. & Tap, P. (1987) L'interstructuration du sujet et des institutions.*Bulletin de psychologie*, Tome XL, n° 379, 435-447. 锚定（与个人需求相关）显然与社会和文化控制有关，在其积极方面（合法化、鼓励、学习空间、灵活控制）或消极方面（僵化的规范压力、限制自治的禁令等）。

²⁸ Winnicott, D.W. (1975) *The Child and the External World*.Le développement des relations, Paris, Payot.

²⁹从第五个月开始，婴儿只能忍受分离，只要他能在记忆中保持母亲的形象，或用一个物体来代替母亲的存在。（温尼科特，D.W.(1958)，《从儿科到精神分析》，伦敦，霍加德出版社

间。因此，过渡似乎是管理缺席和分离的能力，而不把它们当作一种损失，不管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

依恋与被爱、与被社会支持有着不同的联系；它还涉及爱或帮助对方的能力。但它首先与安全的需求有关。根据Ainsworth³⁰

，依恋人物（母亲或其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基础。根据与依恋人物的关系历史，孩子可以发展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心（安全儿童）。如果这种关系是困难的，或者如果孩子在离开母亲时经历了痛苦和恐惧，他或她将发展出不安全的行为，以及对对方（然后是对其他人）和自己的不信任。埃里克森谈到了“基本信心”³¹。Cloutier和Renaud³²，提出了Erikson提出的人生阶段，明确指出

“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任何年龄段都是有用的，可以使人预见危险，识别虐待或不公平的人，陷阱情况等.....但如果不信任支配了自信，儿童（以及后来的成年人）将倾向于退缩，沮丧，不信任，缺乏自信。（同上，第19页）。

信任包括建立对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可靠性和信心。因此，存在一种与孩子建立的第一批关系相关的初级信任。但这种主要的信任或多或少是基于对母亲和自我的全能感觉，而信仰（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上帝等）总是基于给出的话语、对信仰的承诺、誓言、合同、条约、契约、公约。婚姻是一种承诺（“订婚”、“未婚夫”意味着“承诺自己的信仰”）³³。可能是夫妻中每个人经历的问题使这种承诺变得虚幻，通过对对方失去信心或通过感觉到自己不再可靠。³⁴。但是，让我们回到孩子们的基本信任上！

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假设是，幼儿时期的关系会对我们一生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鲍尔比提出了内部工作模式的概念，它允许儿童在精神上组织他与亲近的人的互动，以获得对自己和他人的更好认知，同时也满足自己的需要或实现自己的意图。在玛丽-梅因（Marie

³⁰ Ainsworth, M.D.S.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in B.M. Caldwell and H.N.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³¹ Erikson, E.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tr. fr. 1966 *Enfance et société*, Neuchâtel, Delachaux et Niestlé)。

³² Cloutier, R. and Renaud, A. (1990) *Child Psychology*, Gaëtan Morin, Quebec.

³³拉丁语 *fides*

的司法和宗教特征始于这样一个事实：信任不是自然的，必须对宣誓者的同意（联盟、誓言等）进行管理。如今，宣誓的分量在社会运作中往往失去了价值，这可能凸显了关系、爱情、忠诚等合法化的困难。

³⁴ 问题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发展：参见Tap, P. 和Oubrayrie-Roussel, N. (1999) *Personnalisation et dynamique relationnelle. A pessoa como centro*, *Revista de estudos rogerianos*, Lisbon, n°4, 41-84.

Main) 之后, 许多作者³⁵

, 他们假设并致力于验证成人也关注安全/信任与不安全/信任的动态, 这也是依恋行为的特点。³⁶

。因此, 成年人可能有安全的行为(语言、记忆的连贯性、流畅性.....), 或依恋性辞职行为(对关系的不一致), 或专注的行为(混乱、不连贯、攻击性), 或不解决的行为(关注过去, 关注与父母经历的困难.....)。

当主体(儿童或成人)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时, 他或她可以被分离, 而不会体验到这种分离是对关系契约的违反, 不会质疑他或她对他人或对自己的信任。依恋理论家从一个主要假设出发, 即安全的基础通过促进信任, 也促进了出外勤的能力, 让人背对依恋人物, 开始探索、冒险(参考两三岁的孩子)。依恋将成为未来自主行为的支持, 用于关注对象和情况。然而, 儿童(以及后来的成年人)"在他或她的依恋中是一个行为者, 只要他或她尽一切可能促进与他人的接触并保持与他们的接近"³⁷。

从依恋到复原力和应对措施

在婚姻分居和离婚这样的压力情况下, 依恋行为会扮演不同或混乱的角色, 这取决于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或者两者都是。

-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你可能会产生难以管理的感觉: 你被欺骗和羞辱, 你嫉妒, 你犯了一个错误, 对方没有达到你对他的爱。你可能还想对剥夺你自己身份的另一个人进行报复.....。

³⁵ Main, M., Kaplan, N. and Cassidy, J. (1985) Security in infancy,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 move to level of representation, in I. No.Bretherton和E.Waters (编辑), 依恋理论和研究的增长点。参见Main, M. (1990)《跨文化研究, 不断变化的方法论, 以及条件策略的概念》。人类发展, 巴塞尔, Karger AG, 第33号, 48-61。玛丽-梅因开发了一个访谈模型(AAI: 成人依恋访谈)来分析成人的依恋行为。

³⁶ 参见由Blaise Pierrehumbert协调的瑞士团队的工作, 特别是Pierrehumbert, B. et al (1996) Les modèles de relations: développement d'un autoquestionnaire d'attachement pour adultes, Psychiatrie de l'enfant, Paris, PUF, vol.XXXIX, fasc. 1, 161-206

³⁷ Tap, P. and Vinay, A. (1999), op.cit. p.104.

-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冲突的导火索，甚至是责任人，这些相同的童年行为会在“探索”中被重新激活（看到其他的行为，其他的生活或爱的方式在其他地方），这也可能是各种感觉的结果：沮丧和不满，别人可以在其他地方爱你，更好或不同。

依恋，在其安全的版本中，将允许人发展坚持和反弹的能力（弹性），应对问题和情绪的能力（应对）。应对，是的，但幸运的是，很少独自一人。如果情况使我们处于身体或心理上的危险，我们可以，有时必须通过转身来应对。撤退策略是由那些在冲突情况下难以管理自己情绪的人使用的。但在这里，幸运的是，它仍然是，而且最常见的是，为了更好地反弹而退缩的一种方式。

*"复原力在关注适应方面与应对相似，但它的定义主要是指从冲击中反弹的能力，即最充分地利用所出现的障碍的能力。这种最大限度地利用所强加的情况和充分利用障碍物的能力将表现在价值观、态度或行为上....。这些在自己体内发现的未曾预料到的资源，至少在瞬间推倒了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抵制能力的极限。"*³⁸

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并重新承诺努力活得更好.....和更不同

圣埃克苏佩里说过，"人不知道自己，除非他遇到了一些障碍"。戏剧性的情况或事件会导致压力、愤怒、抑郁等，但它们迫使我们问自己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爱的方式或我们这样做的困难、我们的身份和其他人的身份的问题。它促使我们反弹，重新认识自己。

确实，个性化的自己。

- 它是不断地重建一个被虐待或蔑视的身份，它是提高我们的自尊；但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接受别人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³⁹ Tzvetan

Todorov说："承认他人是他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爱他

"40

，但这也意味着存在于他的面前或他的外面，而不会感到失落、孤立或内疚；人类需要爱

³⁸ Boutinet, J.P. (1998) *L'imaturité de la vie adulte*, Paris, PUF

³⁹

圣埃克苏佩里还说："如果我与你不同，我不但不会伤害你，反而会增加你"（1943年，《致人质的信》，巴黎，Gallimard）。

，但他们也需要三种形式的承认：社会的、关系的但也是自恋的。后者经常被批评，被拒绝，在社会上不受欢迎，与利己主义或自私相混淆.....但是，如果我因为自己是什么人或我被做成什么样子而恨自己，我怎么能爱别人？

- 但是，使自己个人化也是为了找到最低限度的*连续性*，在断裂想定居的地方；事实上，人厌恶不连续：当这里的桥梁倒塌时，他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桥梁；*识别*是最适应过渡情况的心理过程。它包括从我们赋予它的事件的意义中无限地重新编织我们的生活历史：也许是虚幻的连续性，但却是重要的连续性，因为它取决于生活的意义，给予或接受的爱的现实，帮助和社会支持的有效性，等等。；
- 使自己个人化仍然是为了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这里，自己的碎片化和行为与感觉的分散都想得到解决。
- 这解释了我们管理压力的个人方式，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或明天将面临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加强了应对能力的意识，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而且我们很自豪地看到，在我们感到被疏远、被困住、没有明显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这样做。
- 是*社会化*，融入新的关系，融入关联性合作，融入援助或援助请求。
- 是对能够与我们已经存在的东西相协调的*新事物持开放态度*，为了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而进行*创造*。
- 因此，它是为了发展朝向自我实现的*项目*，不落入英雄主义，并考虑到那些我们亲爱的人的福祉和喜悦，但不扼杀我们自己的满足感，我们的福祉和喜悦的时刻，生活中可触及的幸福现实，无论我们的损失，超越我们的经济收益。

⁴⁰ Todorov, T.(1984) *Une critique dialogique*, Le Débat

这些不同的评论可能看起来是

"规范性

"和道德性的。这是事实，但一旦出现关键情况，外部规范，但也是自我规范的动态⁴¹

，与作为参考的一套信仰、信念和价值体系有关。这一套显然是社会和文化上的。

⁴¹ 自主性无非是人根据自己给自己的规则在自己身上找到合法性的能力。